




두근두근 내 인생

我的忐忑人生

[韩]金爱烂 著 徐丽红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두근두근 내 인생
我的忐忑人生

[韩]金爱烂 著 徐丽红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忐忑人生/(韩)金爱烂著;徐丽红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189-9

I. ①我… II. ①金…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0571 号

두근두근 내 인생

MY PALPITATING LIFE

by Kim Ae-ran

Copyright © 2011 by Kim Ae-ran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Changbi Publishers,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angbi Publishers, Inc. through KL Management.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4-109 号

特约策划:李建云 欧雪勤

责任编辑:李珊珊

封面设计:汪佳诗

我的忐忑人生

(韩)金爱烂 著

徐丽红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150,000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89-9/I·4098 定价:29.80元

引 子

爸爸和妈妈十七岁那年生下了我。

今年我也十七岁了。

我能活到十八岁还是十九岁不得而知。

那不是我们决定的事。

我们能确定的就是时间不多了。

孩子们呼啦啦长大。

我也在呼啦啦老去。

别人的一个小时是我的一天，

别人的一个月就是我的一年。

现在，我比爸爸还要衰老了。

爸爸从我脸上看到自己八十岁的面容。

我从爸爸脸上看到自己三十四岁的脸。

未来没来，却与不曾经历的过往对视，

并且相互问询：

十七岁的年纪适合做父母吗？

三十四岁的年纪适合失去孩子吗？

爸爸问：

如果重新来过，你想当什么？

我大声回答：

爸爸，我想当爸爸。

爸爸问：

更好的还有那么多，为什么当我？

我羞涩地小声回答：

爸爸，我要当爸爸，重新生下我，

因为我想知道爸爸的心。

爸爸哭了。

这是最年轻的父母和最衰老的孩子之间的故事。

目 录

引子 / 001

第一部 / 001

第二部 / 093

第三部 / 155

第四部 / 225

尾声 / 265

那个忐忑夏天 韩阿美 / 267

作家的话 / 287

第一部

如果有风，我心里的单词卡就会轻轻翻动。那些词语犹如被海风吹干的鱼，缩小我身体的尺寸，却拓宽了外部的边界。我回想起小时候最早念过的事物的名字。这是雪。那是夜。那边是树。脚下是大地。您是您……我身边的全部事物都是先用声音熟悉，再用笔画拼写。现在，我偶尔还会为自己知道那些名字而惊讶。

小时候的我整天都在学话。妈妈，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嘀嘀咕咕，把周围弄得乱七八糟。那些名字明亮而轻盈，难以附着在事物表面。尽管昨天已经听说，前天也曾学过，然而我还是闻所未闻似的询问。当我举起手指向某个东西，家人的嘴里便会啪啪地跌落带着陌生声音的字眼。当我询问时，便有东西在移动，就像风吹铃响。“这是什么？”我喜欢这句话。我喜欢这句话超过了他们告诉我的事物的名字。

雨是雨。白天是白天。夏天是夏天……我在生活中学会了很多话，有的常用，有的不常用。有的扎根在大地，有的像植物种子轻飘飘地扩散而去。当我把夏天叫做夏天的时候，仿佛我真的拥有了夏天。因为相信是这样，所以我问得更经常。大地，树木，

还有您……追逐我口中的风重叠、摇曳的这个，那个。当我发出“那个”的声音，“那个”荡起的同心圆的宽度，常常让我感觉到我的世界的辽阔。

现在，我几乎知道了生活所需的全部话语。重要的是这些话语能让我衡量出缩小自身体积制造的外部世界的宽度。当我说风，我会想到上千个风向，而不仅仅是四个方位。当我说背叛，我会沿着落日追逐十字架拉长的阴影。当我说您，我会分辨犹如大雪覆盖五彩蜡笔似的隐藏起深度的平坦。然而这也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因为风不停地吹拂，我从出生以来就没有年轻过，话语也是这样。

我和世界最早交流话语的地方是山高水清的乡村。我在那个水流蜿蜒回旋的地方学习自己的名字，学会了走路。从咿呀学语到说出简单的句子，我用了三年。那正好是爸爸妈妈栖居在外婆家的时间。村里人有什么需要，大部分都是自给自足。我接触最多的都是贴近生活的鲜明的话语。我的堂哥每天看电视，有生以来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LG”……我说话很晚，很长时间里爸爸妈妈忧心如焚。妈妈担心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到处征询意见。爸爸却说小孩子不会说话的时候最美好，默默地去了工地。据说要进驻附近的大湖观光园区正在建地基，爸爸也去打工了。精明的外公在宅旁地边为那些外地涌来的民工盖起了房子。水泥墙配上石板瓦的屋顶，有着浓郁的外国情调。一字形的建筑很小，总共能住四家人。这里面就有我们家的房间。我们家有三口人，十

来岁稚气未脱的父母，带着刚刚出生的儿子。对三口之家来说，那地方窄得可怜，厨房也不舒服，不过我们不用交房租，也不用生活费，只能一声不吭地老老实实住下了。

外婆膝下有很多孩子，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总共六个。我曾问过妈妈，“妈妈，外婆和外公关系都不好，怎么还生了那么多孩子啊？”妈妈难为情地回答说，“是吧？我也纳闷，还问过外婆呢。不过……这就像大旱天里种豆子，稀稀拉拉总有孩子生出来。”妈妈在兄弟姐妹当中排行老六，小时候的外号叫做“十八^①公主”。她在粗话连篇的男人中间长大，与姣好面容极不相称的是她动不动就说脏话。小小的黄毛丫头在村子里到处横冲直撞，顽皮地张口大骂，每当我想到这样的情景就感到亲切和满足。尽管妈妈的性格至今依然强势，然而她的语气却蔫了，变得日益温顺起来，那好像是在她醒悟到这个世界上的事不可能通过“十八”来解决之后。也许是她过早地怀上孩子被迫退学的时候，也许是爸爸差点儿被五个舅舅打死的时候，也许是她食堂里忍受比自己小的女孩们挑衅和吵闹的时候，也许是紧盯着医药费清单抓耳挠腮也想不出办法的时候，应该就是类似的情况。

外公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女婿不满意。最大的理由就是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竟然造出了“乳臭未干”的“真崽子”。第二个理由是他没有当家长的生活能力，十七岁的学生嘛，当然没

^① 韩语中的“十八”发音与脏话相同。——译注

有赚钱的能力了。两个男人刚见面的时候，外公劈头盖脸地质问爸爸：

“那好，你会干什么？”

那时候，妈妈怀孕带给家里的哭泣和麻烦的暴风雨刚刚过去。爸爸屈膝跪地，不知所措地回答道：

“岳父大人，我会跆拳道。”

外公很不满地哼了一声。事实上，爸爸的确以跆拳道特级生的身份进了全道最大的体育高中，然而这样的才华对于生存来说全无益处。爸爸哪里知道这些，面对外公的沉默，焦急地问道：

“我给您表演一下？”

爸爸紧握拳头，那场面谁看了都难免误会，以为他要揍岳父呢。外公情不自禁地缩了缩身子，然后又镇静地说：

“你的拳头能当饭吃吗？”

“嗯，毕业之后能去小道场……”

爸爸明明知道没有重返学校的希望了，却还是这样回答。外公压根儿就不想听这种似是而非的回答，不过他怀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继续问道：

“除了这个，你还会什么？”

爸爸的脑海里闪过好几个想法。

我会“巷战”……

话到嘴边爸爸又想，这么说岳父会不会给我个耳光？

我会顶撞老师……

这好像也不是岳父想要的答案。

那么……我到底会什么呢？

爸爸抱着脑袋，深感苦恼。结果，爸爸在仿佛要将他看穿的岳父面前这样说道：

“岳父大人，我不知道。”

他终于醒悟过来。

啊！原来我会放弃！

女婿撤退以后，外公哭笑不得地挖苦道：

“除了早早生孩子，这家伙什么也不会啊。”

上了年纪后，外婆也不怎么害怕外公了，这时低声嘟囔道：

“这也是本事呢。”

妈妈梳着苏子叶头，冷冰冰地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女儿的品行倒还在其次，最让外公失望的似乎是他女儿的眼光。外公凝视着远山，说：

“男人要是没钱，那也得有气势。这家伙简直是个笨蛋……”

外公确实确实看错了爸爸。爸爸固然是笨蛋，不过他是鲁莽而又酷爱冒险的笨蛋。换句话说，爸爸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笨蛋。因此，他在结婚那天揪着主婚人的衣领打架，为了找朋友玩耍而抛下像“鞍岬神话^①”里的新娘一样的新婚妻子。他听信朋友的话，尝试过很多工作，全部宣告失败。当我拎着“我的家训”的作业回家时，他泰然自若地教导我说：“朋友有信。”意思是说朋友之间要相互信任，他还把这句话装裱起来挂在家里。这是爸爸和朋友们去佛国寺玩的时候，托纪念品商店里写字的老人给做的相框。

① 《鞍岬神话》是韩国著名现代诗人徐廷柱的作品。——译注

妈妈经常把相框里的四个字压缩到两个字，痛加嘲笑。别人看了也许会咋舌说，这个女人对老公太尖刻，但是作为把“父子有亲”理解成“必须和富人朋友亲密相处”的女人来说，有这种态度也是自然而然的。

外公让爸爸先完成学业。体育高中肯定是上不成了，他想让爸爸到附近找个不满员的高中，随便混张文凭。他说他会亲自去找校长。然而这地方很小，消息传得又快，一所愿意接纳爸爸的学校都找不到。他们说，如果接收了这样的学生，那么学校的纪律和名誉都会受到影响。向来自诩为乡村绅士的外公甚感意外，自信心立刻就崩溃了。无奈之下，外公只好推着女婿去了建筑工地。男人必须上班。外公的意思是让爸爸借此机会肩负起家长的责任，从而感受到这个世界有多么艰险。与其说这是真诚的建议，倒不如说是外公为了用几个月的时间教训这个随便招惹自己女儿的家伙而做出的决定。外公也没有忘记教训女婿抽空准备资格考试，让他废寝忘食地学习。家境贫寒的爸爸遵照岳父的意思开始了上门女婿的生活。随着地方自治运动的高潮，郡里打出“乐玩之城——大湖”的口号，谋划将全域改造成游乐园。最重要的工程就是扩大水道，打造成游人能够乘船游玩的天然游乐园。长远来看，包括父母故乡在内的几个村庄都将消失。爸爸和隔壁的几个临时工去了工程现场。爸爸在工地被人叫做“韩姑爷”，既有嘲弄，也有怜爱的意思。这里的韩表示的是姓氏。村子里的长辈轻轻拍打爸爸的肩膀，安慰说：“没事，没事，这儿只要娶了媳妇就是大人了。”然后又哧哧笑着说：“老崔家白白捡了个姑爷。”起先

爸爸对这份工作也很满意。大叔们风趣跳跃的话题让他感觉新鲜，还为妻子家撑了门面，青春期特有的奔涌的能量也慢慢沉静下来，这些都让爸爸感到高兴。以前参加革命运动，每天总是挨打，他想放弃，现在好了。走向粗犷的原野，跟大人们干同样的活儿，有时甚至想登上荒山，敞开胸膛，高声咆哮：“这才是真正的世界！”然而仅仅过了三天，爸爸就亲身体会到劳动有多么辛苦了，尤其为了养家糊口而打零工，实在是艰难而又繁重。

爸爸在镇上的咖啡馆里听说了妈妈怀孕的消息。这家咖啡馆在市郊汽车站附近，主要顾客是初、高中生。妈妈曾在那里参加过几次相亲会。那里有个农业高等学校的暴走族，竟然骑着摩托车跑到女高，围着操场转了五圈，给妈妈带来了麻烦。那小子猛地竖起摩托车前轮，连喊三遍“美罗！我爱你！”然后便卷起滚滚烟尘，呼隆隆扬长而去。于是，金美罗、朴美罗、崔美罗，全校的“美罗”都被叫进了教务室，依次接受盘问。相亲会的路线通常是从茶馆到练歌房。刚才在咖啡馆里还扭扭捏捏默不作声的男孩子们，一到练歌房就变得落落大方了。妈妈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改头换面的样子。突然，农业、工业高中的学生们推开桌子，合着“徐太志”和“DEUX”的歌曲跳起了劲舞。“绝不让时间停止，YO！”“为了得到你，我必须要勇敢！”类似的歌词在黑漆漆的练歌房里飘荡。女生们唱完甜美的二重唱前半部分，悄悄地把麦克风放在桌子上面。于是对女生心怀好感的男生迅速拿起麦克风，接唱后半部分。最让男生们陶醉的是妈妈的脸蛋，其次才是歌声。妈妈放下麦克风的瞬间，经常会有好几只手齐刷刷地伸

过来。即便是包括实业、人文在内的五个高中聚会的场合，也没有几个男人能够俘获妈妈的芳心。在妈妈看来，农业、工业高中的男生要比人文系统的男生更豁达，更会花钱。不过，人文系统的男生们都有着令人难以捉摸的自尊，这也是无可取代的魅力。妈妈遇见的第一个体高生还是爸爸。说来也是荒唐，他们见面既不是因为聚会，也不是因为相亲会。妈妈眼里的爸爸，怎么说呢，反正是两个学校的特征兼而有之。虽然是小小的才华，却有着得到过认可的自信，这种才华其实就是从事运动的人们特有的微妙的自卑和纯朴。

咖啡馆里相对寂静。妈妈和爸爸都穿着便服。爸爸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从刚才就带着得意洋洋的表情。他的心里很焦虑，会不会又像上次那样分手呢。爸爸早就感觉咖啡馆里很不舒服了。女生们喜欢在咖啡馆之类的地方点上杯饮料，花上两个小时来分享心情，对此爸爸实在不能理解。他忍受着咖啡馆里的尴尬气氛，眼睛盯着妈妈。很久没有这样相对而坐了，崔美罗忽然变得成熟了。妈妈喝着柠檬汽水，每次舔嘴唇上的口水时，爸爸也跟着去舔干巴巴的嘴唇。过了一会儿，妈妈好像下定决心似的说道：

“大洙啊，你过来。”

“怎么了？”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嘛。”

爸爸紧张地斜过上身。妈妈用手按着嘴唇，对着爸爸的耳朵窃窃私语。爸爸耳郭里的绒毛噌地竖立起来。爸爸没去注意妈妈的话，全部精力只集中于妈妈温柔的气息，情不自禁地笑了。然

而没过多久，爸爸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

“为什么现在才说？”

咖啡馆里的人们齐刷刷地转头看着爸爸。

“唉哟，喊什么？我最讨厌动不动就大喊大叫的人了。”

妈妈大为光火，嗓门儿比爸爸还高。几个月前，爸爸还在性格卡片上填写过“兴趣——妥协，特长——妥协”，结果在教务室里受到严厉批评，现在却是连忙向女朋友道歉：

“哦，对不起。”

两颗十七岁的脑袋紧密相贴，认认真真地研究起了对策。然而对策根本就不存在。周围有几个青少年带着倨傲而满足的神情，不停地抽烟。爸爸摸索着插在冰激凌果冻上的小伞，耷拉着眼皮唠唠叨叨：

“美罗啊，我……”

爸爸没头没脑地说起自己是个多么糟糕的男人。一会儿说他绝对当不了好爸爸，一会儿又说他太穷了；一会儿说他害怕让别人失望，一会儿又说家里好像还有癌症病史——反正是毫无逻辑，毫无头绪。妈妈默默地倾听着爸爸说话，最后终于开口，温柔地说道：

“大洙啊。”

“嗯？”

“我听说有的虫子为了不让鸟吃掉而伪装成鸟屎。”

“怎么了？”

“太像你了。”

村庄忽然焕发出生机，好像注射了昂贵营养剂的病人。曾经